

午 奂 畢



夕 雨



五 之 書 叢 季 文

社 版 出 活 生 化 文

五之書叢季文

夕雨

午 奂 畢



社 版 出 活 生 化 文

目 錄

雨夕·····	一
故事·····	一九
火災·····	二六
繳械·····	四七
藝術的劫運·····	五八
滅亡·····	六九
火燒的城·····	七六
失落的詩篇·····	八一
琴·····	九〇
後記·····	

雨夕

一

雨落着。

被雨水傾注的街道泛起濃霧。天空也顯得更昏暗了，變成一個水的穹廬；使人感覺氣悶，如被沉溺于大海裏。

行人小販都忙亂地收拾家具，撐開雨傘，像一羣一羣的海鷗一般，撲着翅膀各自飛回家裏去了。

街道上幾乎只餘下我一個人，一輛馬車冒着雨跑過來，車夫隨便地嚷一句『先生，要車嗎？』但他沒有等着我的回答，就鞭着馬跑過去了。車輪反激着雨水，噴射着水花。我把帽沿拉得矮矮的，兩手放在雨衣兜裏。街道上的水都快有一尺多深了，水是那麼多，街道的洩水量却

那麼小。我的靴子一半泡在水裏，我的行動感覺很艱難，像一個不習於游泳的人在急流中淌涉。

好容易，走到中東鐵路的天橋底下了。我像一艘終年漂泊的船隻，遇着一個可以暫時下錨的港口。我走到天橋上，雖然雨水仍在將我沖洗着，但總算是不在水中浸着了。在這裏我扶着欄干站了一刻，我看見那經過滿洲里，橫道河子，……從西伯利亞開來的火車。它像一條鐵龍，車輪學着雷叫，機關車吐出雲霧，汽笛長嘯一聲，就駛進了雨中的哈爾濱車站。

過去天橋便是我住的那條街道。距離雖很近，但道路却更難走，因為那裏的馬路沒有瀝青，也沒有鋪着石子。平常日子裏是畫滿車轍，車轍上又堆滿垃圾，一下雨就完全變成一條渾濁骯污的河流了，它的工作是來替這偉大的都市排洩着破布屑，碎紙，炭渣，香烟頭……等一切廢物。

我怕陷溺到那條渾濁的河流中去，我沿着兩旁的房屋腳根走。兩旁的人家的門窗都關着，像緊閉着的死人的嘴唇。

但我住的那所院落的大門却是敞開着的。站在門洞裏面的三李老遠便喊我：

『好大個的魚。嘿，趙先生！原是您哪。』

我從街道那面跳過來，把帽子摘下。

『勞駕。勞駕。』

我把帽子交給三李。三李的滿是污泥的手掌把它接過去。同時並在我的帽子上給打了一個五指形的泥印。

三李是正在門洞裏塑泥人。

三李是我同院李鐵匠的第三個兒子。他雖是行三，但他並沒有見過他的兩個哥哥。李鐵匠對於他那兩個兒子也弄不清楚，問起時，他便說：

『那兩個東西，一個是在不滿一歲時死了。一個是在我看見他出世時就是死的。都是他母親，那死瘋鬼給弄的……咳，說什麼，咱就是這樣命。』

一說起李鐵匠的家世來，他除了認命，就是罵他那死去太太。死去的鐵匠太太是患着癩

瀧病，爲了這種病，李鐵匠不敢讓她做一切事情。他覺着她不配做，她是連小孩子也不配養活的。她時常把炊飯的器皿摔破了。她時常把鐵匠用具弄壞了。並且每當鐵匠從外面回來時，她時常是等好大一會才去給鐵匠開門。一次鐵匠等急了，連喊帶罵的砸開門撞進屋裏去。進去一看，那可憐的鐵匠太太才是蜷縮成一團，倒在門限旁邊。額上暴着青筋，四肢都在痙攣着。李鐵匠沒奈何的把她的肢體撐開，用冷水潤濕她的頭髮和前額。她蘇醒了。

李鐵匠滿腔氣憤，換成一肚子悲哀。

李鐵匠說，鐵匠太太是被火車軋死的，那是因爲一天她到「道裏」去，走到軌道上，她的病犯了，火車就和病魔連在一起把她的生命軋碎了。

『咳，死了也好。』

談到這裏時李鐵匠也不太感傷。

至於三李子是一點也不記得他的母親。她死的時候他剛滿三歲。母親死後，他就在父親的鐵砧旁邊爬來爬去地過活着。

有一天，李鐵匠完成了一把小鐵鎖。他點着了一袋烟，他把烟袋含在嘴裏吸着，正要休息他的疲倦的肢體時，三李的行動突然使他大吃一驚。三李已不在地上爬行，却已能走來走去的替他搬運小塊的鐵皮了。

那燃點得只剩一點灰燼的烟袋，在鐵匠的粗黑的大手裏戰動着。

『啊，這小東西多麼像他的母親啊。』

李鐵匠感到喜悅又感到悲哀。他立刻把三李叫過來，再把那隻新作成的小鐵鎖繫在一條長着銹的舊錶鍊上。

『過來戴上這個。好孩子，長大了不要學你媽媽。但願你的媽媽同一切神靈都來保佑你吧。觀音菩薩，和喇嘛台上的主。』

李鐵匠滴下了幾滴，很不容易見到的眼淚。（在鐵匠太太被火車軋死時，他都沒有哭過）從那時起他便讓三李幫忙他做一些零碎事情，有時也讓他到圾垃堆上檢檢煤屑，拾拾碎紙。

李鐵匠永沒有注意到，他也真沒有臆想到，三李子已長得那麼大了。

其實三李子在今年才只有十一歲

李鐵匠是我們院子裏的老住戶。我搬到這裏是還不到一個月。但彼此之間是那麽快的就互相熟習起來了。三李在我的房間裏窺見了另一個世界。書籍，鋼筆，墨水，畫布，刷子，畫架子，顏料……這些東西沒有一樣不使他驚奇。但他最喜歡的却是我每日清晨拿着在戶外作體操的那一對鐵啞鈴。

他時常說：『趕明個我也讓我爸爸給我做一對。』他時常跑到我房間裏來，懷一半恐懼一半好奇的心情問問這個，動動那個。有時我把一張畫壞的橡皮紙送給他，他就如獲得什麼珍寶，蹦蹦跳跳地跑出去。用它做成各種的玩意。

有時他糊一個「列巴」簍。有時他糊一隻手風琴。在沒有事情的時候，他就擺動着肢體，撫弄着他的紙風琴，唔唔地學洋鬼子唱歌。不然他就學賣列巴。咳！列巴，那是多麼令人高興而又難得的東西啊。他父親的丁丁地鑊鐵，每天也不過打出將够他父子倆餬口的塊數。

今天他在門洞裏塑泥人，他用我給他的橡皮紙做泥人的帽子。

當我走進大門的時候，一見面就先問：

『今天給我帶紙來了嗎？』

『這麼大的雨怎麼能帶東西。』

『你父親呢？』

『睡啦。房東一家人也都出去了。看樣兒，他們晚上準不能回來，這天氣淹不死他們就算好。趙先生你不是嫌他們房間裏晚上太鬧嗎？今天晚上你可好好睡吧。』

『但是你的小姊姊也回不來了啦。』

我一面同他開着玩笑，一面把雨衣脫下，把帽子從他手中拿過來，跑到我房間裏去了。在院子裏我看見房東家的屋門是緊緊地閉着。一把大鎖袒露在雨水中。

我走到我的屋子裏，把雨衣、帽子、靴子一起扔在地上。我的天，累死了！房東一家子好不容易都出去，我好好地休息一夜吧。

我躺在床上，黃昏從雨聲裏慢慢地走來，把我的屋子包圍了。我的肢體像要彼此分散開。

其實平常我覺得自己够強壯的。但今天我覺得自己簡直是一個石膏做成的亞波羅，被雨水一浸，立刻就要化為齏粉。

二

我們的房東是細特潘太太。

她的院子裏一共有七間房。一間租給鐵匠兩間租給我。其餘的四間她自己留着。一間做廚房，那三間做寢室，或寢室以外的用途。

房間都是小而且骯髒，完全是用泥土和破碎的木版堆壘釘匝起來。倘使有人把這座可憐的建築物由這都市的尾巴上搬運到鄉間的田野中去的話，恐怕你要分辨不出牠是土丘還是墳山。在院子的一個角落裏還有一個豬欄。裏面喂着豬又養着鴨子。我們的窗子都開向街上。大門就開在這個豬欄旁邊。

房東的家族是由母親同兩個女兒組成。小女兒就是我才講起的那個所謂三李的小

姊姊。大女兒已有十好幾歲了，一切女孩子所應有的美麗，已經都在她身上發育得很完全。她們的母親就是細特潘太太。

在月初我到這裏來租房子時，我一敲門，她們這一個家族就全體出現在我的面前。最初我覺得很奇怪，怎麼在這樣一個院子裏，竟有這樣打扮着的女人呢？除了那位小姊姊之外，另外兩個都是有用浸油的樹膠濡染過的睫毛，畫過的眉，嘴唇和指爪都是紅的。

在細特潘太太的房門上還釘着細特潘的一張名片。那鉛印的俄文字母已被太陽，風，檐溜浸得非常模糊了。紙底變成黃黑色。在細特潘的名號旁邊還畫着一個粗笨的十字。

據我自己的理解，這十字是表示細特潘死了。但後來李鐵匠告訴我，這實在是這位異邦夫人放蕩的標幟。

在可憐的細特潘背了十字架的情形中，一些風流的男子們才敢公然地走近她。細特潘那裏去了呢？真死了嗎？我時常問起李鐵匠。然而這個謎他也解答不出來。

我搬來的第一夜中，我就嘗了這院落裏的吵鬧的滋味。披着燦爛的落日的光彩，各色各

樣的粗暴的，文雅的……中年的小販商人，年青的鐵路工匠都在這院子裏進來出去的蹣跚着。黑影下來了，有些男子還不走。在細特潘太太的房間裏，他們喝着酒，跳起土耳其或吉波西人的舞蹈的步子來。細特潘太太和她的女兒也縱情的舞着。一會兒有人在一隻六絃琴上彈出一支頹唐的東方的調子，於是男人和女人便一齊唱起來，聲音一直可以衝到雲裏去。

我第一次遇到這種情形時，我並不覺得怎樣討厭，反之我還有些好奇，我要看看此中到底是一個什麼世界。這裏的歌聲使我想起鈞歌的一個歡劇中那魔鬼所唱的「加特里娜」那節歌來：

加特里娜，

當你假睡時，

你要靜靜聽

(*) 隔窗含羞的窺視着

你那情人的來近……

挨向他親愛的姑娘，

挨向他親愛的姑娘，

情郎且歌且唱。

情郎且歌且唱。

哈哈哈哈哈(笑聲)

哈哈哈哈哈(笑聲)

細特潘太太屋子裏的帶着酒的嚷鬧是這幕劇情一樣的可以使人感到一種粗豪的浪漫的風趣的。

但幾天以後，我便深切的感到膩煩了，因為每天下課回來幾乎什麼都不能做，只有聽他們鬧。我盼望着日子快點走，到月頭好搬家。至於三李他對於房東家的生活是始終感着興趣。晚間燈光一在細特潘太太的屋中發亮時，他便偷偷地爬到他們的窗子下面往屋中窺探，有時他驚奇的跑到他父親跟前嚷：

『房東的屋子裏又打起架來了』

李鐵匠屢次訓誡他不許走近細特潘太太的屋子去。但是他始終改不過來。他的腦子彷彿是一塊奇特的海綿，專喜歡吸取這毒性的下流的物事。

在細特潘的家族中處的地位最可憐的是三李的小姊姊，她小，她還沒有長到女人的可愛的年齡。那麼她每天的職務便是上街買東西，和給她母親收拾屋子，時常有人送魚給細特潘太太，那時她便命小姊姊拿一把刀子到窗戶前面剝魚鱗，她有時還得在夜間出去給那些男子們買酒，三李常常伴着她，實在除三李之外是沒有什麼人來憐憫她。（關於她，後來我知道她是被買來的。）

細特潘的大女兒倒是有些漂亮得驚人。並且她是整天的打扮着，有一天我看見她開玩笑，她揪着一個男子的頭髮從屋子裏把那男子拉出來。然後向我的房門喊着說：

『學生，學生，看這個玩意——』

我拉開門，我看見她的頭髮散披在肩背上，前額束着一條金紅色的帶子。她的眼睛燒得

像火炬。啊，那是一種什麼可怕的情慾在燃燒着啊。

今天是一個難得的夜晚。

雖然落着雨，但好容易她們全都出去了。

三

夜裏兩點鐘。夜已到快要完結的時候，外面的雨還沒有停止。

在堅硬的床板上，我挺然的醒來，我睜開眼向四外的黑暗審視着，一身的疲乏已完全消失。

我不想再睡下去。隨着雨聲一些思想像潮水一般湧進我的腦海。最初我想到三李子，和小姊姊。我想這兩個孩子將來是如何的不幸。三李子是不是要遭遇他母親那樣，一些小說裏曾給我描述過患癲癇的人的後代子孫的可怕的命運。小姊姊將來是不是也走細特潘太太的路子……我想細特潘先生的生死。

接着我又想到搬家的問題上。這問題是沒法解決。本來照我現在的情形是沒有能力再上學校的。但是我執拗的不同學校脫離開。雖然我知道有些能力優越的人，並不是從學校裏生長起來，不過我覺得一種正常社會關係，一個人應當在學校中獲得充分的教養。學校的教員們雖然都是些尖刻得小商人似的，都是積年累月累的一點一滴的零星的來向學生出賣智識。但是有些學生就那樣堅強的等待着。

不過家總是非搬不可的。在這個骯髒的區域裏一大半是被俄國逐出來的人民。他們整天的喝着酒，而且一貫的都是仇視學生。

我們知道在從前俄國有些學生，他們改革社會的心情都是那麼熱烈，他們像希臘神話中的阿特拉斯，他們要用自己年青的肩膀來背負整個的地球。後來，果真地球像是翻了一個身。一些曾經吃人的魔鬼似的流氓們的幸運是被砸壞了……他們拋棄了他們的奴隸，拋棄了他們的家園。他們像一羣正在享受豐富宴席的賓客，被一陣大火逐出了宴會的大餐廳一般……他們多半飄落到這個區裏來；那麼我總是從這里搬開才好，我這樣計劃着，外面的雨

仍在降落。

.....

突然。我的窗子砰砰的響起來。我嚇一跳，我趕緊地從床上爬起來，把桌上的燈點亮。我以爲細特潘太太回來了呢。

『嘿嘿，等一等。』

我一面穿衣服，一面離開床鋪。當我走近窗子的時候，我已經辨認出外面是一個醉鬼。他是將我的窗子錯認成細特潘太太的窗子了。於是我便大聲的向窗外吆喝：

『鬼東西滾開去。』

但答我的是一陣更厲害的砸窗子的聲音。並且接着我的窗子震撼起來，書桌上的燈也戰動着搖搖欲滅。我這時真不知怎麼好，我的兩腿鐵也似的挺立在地上。我凝視着這幕恐怖戲劇，看它要怎樣表演下去。

又一陣窗子的震動，接着幾塊玻璃軋軋的碎落下來。我的心隨着窗子的搖震，跳得更

厲害了。結果是一聲巨響，窗子被砸開。一個滿身泥水的醉鬼從窗洞裏滾進來。他渾身是水，眼睛却燒着火。但被燈光一炫，他馬上用手把眼遮住。

『你要做什麼？』

我顫抖的語調使他把遮着眼睛的手拉下來。他看清屋中的情形了。

『唔唔。學生，魔鬼——我，我——』

他的頭髮蓬亂着，他的臉孔露出一幅極醜惡的醜相。碎破玻璃在他的腳下哭泣着，他跳過來抓我的喉嚨。我忙亂的逃開。但他却緊追着我不放鬆。我看看再沒法逃開，我必須同這醉鬼抗戰了。

隨着恐懼，心也狠了起來。我猛撲過去，一隻手拖住他的頭髮，一隻抓住他的一個胳膊。我和我的敵人就在屋子裏這狹小的舞台上開始搏戰。一會兒，我們滾在書桌旁邊了。我順勢將他向書桌一推，於是這醉鬼便同書桌一起倒下去。我按住他的頸項，我抓起一隻鐵啞鈴來，狠命地向他的腿上鎚擊。此刻代替了恐懼心的是一種廝打的快感。

書桌上的燈摔碎了，白色的早晨的光輝從可憐的破壞了的窗洞射進來。

我擒住這撞入的惡魔。我突然聽見我背後有笑語聲。回過頭來，我發見我的屋門敞開着。
李鐵匠，細特潘太太同她的女兒都站在我的屋子裏面。

我把我的敵人放開，他跟蹤的坐起來，臉上的血痕同土混在一起，看去好像一尊被雨水淋壞的脫落泥皮的廟裏的偶像。

他看見細特潘太太，他無力喊了一聲：

『阿哥新亞！』

『細特——潘』

細特潘太太突然驚惶地叫了一句。但馬上她就發覺她的舉動錯誤，她顫抖的嘴唇，很想把那個「潘」字找回去。

最後她轉向我同李鐵匠表示這人與她們沒有關係。

『他是細特潘·梅爾耶可夫！他不是細特潘·波羅威支！』

但她們却把他弄到她們房間裏去了。

我立刻洞察了一切。糾纏。

『我今天就搬走吧。』

我向李鐵匠說着，同時我隔着窗洞喊住一輛在清晨的街頭駛過的馬車。李鐵匠幫我把一切東西安置到車上去。

臨行時，我還想看看三李。但李鐵匠却告訴我說三李不能起來：三李病了。

『他病是常事。咳，他母親的債，我大概還沒還完。』

李鐵匠說完，馬車已開行了。

雨已停止。天空飄游着浮雲。朝陽的金色的手掌在西方的天空上畫出一條五彩長虹。

『先生，咱們往那兒去？』

『中國大街，靠江沿那頭。』

我一面說着，一面撫摩着我肢體上的酸痛の筋肉。

五月十二日。

故事

自從我同我弟弟上了中學以後，我們在跨院裏那兩間用作自習室的屋子，即讓給一個在我家做活已有二十三年之久的長工老陳了。這個完全是伯父的打算，因為老陳爲人誠實，年事已高，不應再同那一堆年青人住在馬廄裏。並且即使他還在馬廄裏睡，他也不能多做了什麼。新買的兩匹馬差不多是得每夜換三次艸料，在他那大的年紀是無論如何辦不到的；他雖有時用力勉強着，一夜不睡，不脫衣服，搬一把圈椅，坐在馬槽邊……但是到二天早晨，他就就狼狽得快不像人了。蓬鬆的白髮，偻偻着腰身，瞪着乾枯的紅眼睛，幾乎暈得連門口都不能認清楚。

『老陳，你太勞碌了。晚上還是讓小劉，山毛他們那些年青人看着牲口吧！』向例同長工們一樣起早的伯父，看見老陳覺得有點難爲情。

此後，老陳遂搬入我們跨院裏，那兩間所謂自習室的房子裏邊去了。

當寒假我們回家時，那屋子已是大改面孔，窗紗換上我們寫上大楷的做紙，書架已換置了農具箱，地上是一爐熊熊的劈柴大火，老陳含着煙袋在旁邊坐着，一面用一把毀了刃的鐮刀搔着木片，一面是在埋怨小劉耽睡，不知惦記牲口。

老陳的爲人實在太好了，我們一家人全喜歡他，尤其是我同我的弟弟。在小學的時候，差不多一下課，我們就找他，隨他上河邊，上菜園裏，這雖是爲了他能給我們捉些小魚和摘一些山查之類的野果的緣故，但最使我們喜歡的還是他會說故事。真的他的故事同他的白髮，皺紋一樣多，講起來沒有完，並且態度也和善，決不和學校裏的先生們一樣。這一點對我那愛頑皮的弟弟是最高興。

今年這個假期裏我們是更得找他了，一來是半年沒聽他講故事，二則他住的屋子，是我們走慣了的，況且又同家裏通着。

『老陳！再講一個吧！』每天午飯後，總聽見弟弟糾纏着老陳不撒手。

『沒有啦，那有天天講故事的。』老陳雖不着急，可是也有點不耐煩。

『得，再講一個，就算完。』弟弟仍不放鬆。

『實在一個也沒有了，你說年年講，天天講，那來那些多的故事。』老陳辯解着。

『你就隨便給他講一個，無論講個什麼都行，』我排解而帶着希求。『你不是看見什麼，就能講什麼嗎？』

『講什麼呢？實在想不起來。』老陳此時是絕顧不着再埋怨小劉了，可是他仍拿那毀了刃的鐮刀搔着火裏木片……

一會兒，他似有所悟了。

『那麼，咱們就說這鐮刀吧。』他已不搔火裏的木片，他有些慨然。

『好，就給我們說這個。』

『這可不是故事，這可是真事。』他開始講。

弟弟起先是聽得很高興。老陳說着：

『在咱們村裏的財主，是屬北村薛家。你們看咱村裏，除你們幾家的產業以外，差不多什麼都快成了他家的了，房產，街道，樹木，羊羣，稻田，崗地，他家快佔有一多半了。那薛老頭子，兒子又多，又都蠻橫，全是張口就罵，伸手就講打的傢伙。在夏天或是秋天收割莊稼的時候，你看吧，僱短工是得他家先給價，先選人，旁的人家是不敢先開口的，即那些短工們也不能和他們爭價錢。』

他們是全不顧到旁人的，不用說短工們，就是那些僱人的人家他們也不理會。本來，有的人家只有二三十畝地，平常不留長工，當穀苗要鋤，麥子又得收割的時候，是必須要雇覓短工的。可是有時就因為薛家講不好價錢，這個短工的市場，就開不了，你想另外出價錢，那是絕對不行，他一定找你麻煩，不然他就在平日借旁的機會來欺負你。所以有的人家，只得認倒霉，苗子是多荒了一天，麥是少好些個穗子。

可是今年那老薛，也走了惡運了。

在夏天割麥子的時候，不知那來了一個野漢子，在一清早上市的時候，他就帶了兩把鐮

刀，一把是專預備拿來處置老薛的。

天色還黑，短工市上，只看見一大片黑影子，和短工們煙袋頭上一點星星的火亮。這時候，老薛又帶了他的兒子們來雇人了。他開始講價，無論年景多麼豐收，他是照樣尖酸刻薄。

『三十枚吧！』

『五十枚吧！』誰知正當他講着話的時候，冷不防腦後一把鐮刀飛過來，正砍在他的腦袋上。

『啊呀！』一聲之後，他掙扎着死在血裏了。

短工們猛一怔神之後，大家又一齊嚷道：『好快的鐮刀啊！』

此時他的兒子們也很敏感，一看父親被害，馬上每人搶了一條扁擔，分別先將路口把住。

『得！你們不要走！』

『兇手非拿住不成。』

短工起先是有些人發了驚惶，但一想人不是自己殺的，心理又感覺着痛快，面上也就自

然的平靜，自然的現出微笑來。

「老薛兩個兒子下手搜檢，他們想，父親被鐮刀砍死，兇手一定是沒有了鐮刀。」

他們紅着眼，翻每個人的行李，衣服，但每個人都是齊全地，一條扁擔，一把鐮刀，行李裏放着乾糧。

他們一些沒有得着，警察，區長都趕來了，可是都無辦法，把短工們一齊帶去吧，人太多，而且差不多都是平素很安分的人民，不帶去吧，老這樣楞着也不是事。

結果還是區長的主意，問了每個短工的姓名住址以後，先給趕散了。薛家料理喪事，區公所，公安局呈報縣署，緝拿兇手。

「兇手現在得着沒有呢？」弟弟聽這故事，已經有些覺得害怕。

「那能得着！薛家現在也差了勁，弟兄們正忙着分家呢。」

「我看，這件事，是那些短工們通着氣的吧！」我悲傷地，看見鄉間地主們未來的命運上的愁苦了。

『那可不一定，你說他們可成了精了，他們好大胆子。』老陳仍保持以往的忠厚。拿起了那把毀了刃的鐮刀，搔着火焰中的木片，柴火把他的有皺紋的臉烤得通紅。

火 災

一陣大雨把我的窗紙淋破了。帶着雨滴的寒風闖入屋內；穿掠着赤裸的窗櫺的呼呼的聲響，聽起來就像一個盛怒的巨魔在那裏咬緊牙關呼吸。

外面房上地上滿是雨水。門前一條小河發着無窮的悲嘆。我是不能上學校去了，我把窗子前面的書桌搬開，自己又加上一件衣服，凝着眉頭，侷促地焦急地等待這場暴雨的終結。

突然，一道光亮的電火。隔着院子裏的那垛用亂石堆砌成的矮矮的圍牆，我看見一個戴着大草笠的老頭子冒着雨走過來。

他走到我的門口，砰的一聲把門打開了。

「村長在這裏嗎？」

由說話的聲音我聽出他是薛梅。他是這一個村子裏的首富，這村子裏的房屋田產大半屬於他，他有五個兒子，兩位太太，二十多個長工，兩個女傭，一個婢女。他說話向來是喘着氣，帶着憤怒，像破舊風琴一般，按不成聲調。

『沒有。村長今天沒有來。薛先生你有什麼事，冒着這麼大的雨？』

他是沒有回答我的話，就匆匆地走出去了，隨手又給我關上門。關門的聲音比開門時更響。大門旁邊一排向日葵都瞪着大眼睛看着他，戰兢兢抖落幾滴積在葉子上的雨水。

薛梅沿着小河的堤岸，踏着泥塘，躲閃着深的水泊，轉向東村去了，回來時是村長同他一起。還有四個警察跟在他們後面。因為雨已經小了的原故，警察們都是只披着一件黃油布的雨衣，雨帽則是甩在背上，從頸子繞過的一條細線繩吊着它。薛梅也把他的大草笠從頭上摘下來。在街上他向村長和警察大聲的嘟囔着。他的肢體好像仍然掙扎在疾風暴雨裏。

當着這嚷鬧的一羣打我門前走過去的時候，我也從屋子裏走出來了。我一面審視着那被暴雨侵害的窗子，我一面隔着圍牆喊那同薛梅走在一起的村長。

「呃，賈村長，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

「薛大叔說他家捉住了賊呢。徐先生您不去看看嗎？反正今天也上不了校了。」

說完，賈村長就趕緊地去追趕薛梅的隊伍。薛梅扭回頭來用憤怒的眼睛瞪着他。臉孔像一朵難看的黑雲影，隱約地似有雷在呻吟。

「好。我也去看看。」

我決定今天是不去上課了。我跑到屋子裏穿上套鞋，把雨衣夾在腋下。又走出來，關好大門，我把僞促了三個多鐘頭的肢體交給被雨水洗過的鄉村的街道。

雨後的鄉村是另有一番景色的。一些裸着身子的小孩拿着線結的網子捕捉蜻蜓。小河中播着蛙鼓，高樹上都有蟬叫。

「老琉璃。老琉璃。」

「老琉璃。——老琉璃。」

一個小孩用手摺着一隻蜻蜓的翅膀，嚷着，跳着，像一個凱旋的小兵。

太陽也從雲隙中探出頭來了。是的，我們都要去薛家看看，到底是發生了什麼事情。

繞過一個小胡同是一帶土岸，這土岸同山巖一樣高。有許多苦力就在這山巖上挖了洞穴來當住宅。遠看去像虎狼的巢穴，又像張口的墳墓。洞穴口上都晒着一些破爛的被窩和襤褸的衣服，當你走過去的時候，一陣霉濕的氣息能使你不由自主的掩住鼻孔。這裏的住戶多半是依賴給薛家做短工過日子。農忙的時候薛家就命人把他們叫了去。農事完畢，便把他們趕回來。每到冬天差不多他們全是裝在這洞穴裏面，當一些上年紀的老頭子老太婆凍餓而死的時候，他的兒子或鄰家總是把他或她住的那個洞穴封閉了，這樣就算是埋葬。

可是苦力們也在那裏面生養小孩，生養那短工の後備軍。你如常常走過那裏，你是很有機會聽到那些後備軍的苦痛的呻吟的。

人們都知道，薛家有些地生長穀子，有些地生長棉花，有些山坡專出產棗子和桃。那麼，這一帶土嶺是專出產苦力的了。

但，薛梅對此是並不感覺滿意。他時常憤怒的對着這裏的住戶說：

『遲早，你們得給把這土嶺挖塌。你們要知道這嶺是一條龍，我姓薛的全仗這裏的風水才能興旺起來。你們不許再挖洞。兩家住一個洞子不成嗎？』

此後，薛梅便令人在這條龍身上用石灰水畫了一些白道，白道以內算是苦力們的住宅區。這樣可免得過於使這條寶貴的龍去受鐵鉞鐵鎗的創傷。

大雨過後，那些白道都有些模糊了，一灘泥水積在龍的腳下。

我沿着龍的身子往前走。在龍腦袋的地方我遙遙地望見薛家的宅第。

那是一簇用青色磚牆圍繞的房舍。大門寬大可並行兩輛馬車。鄉人們都管這座門叫車門。車門外是一個數十畝廣的大空場。空場的一隅按設着一圈鐵絲網，作爲羊羣的夏令的住所。因爲下雨的原故，羊羣沒有到山裏去，牠們像一朵朵白雲一般，馴順地臥在羊欄裏面。一隻兇猛的大犬在那裏守護着，一個小學生唱着快活的歌調，在羊欄旁邊跑過去。

我把羊欄開開，

羊兒快來，快來。

牧羊人大概是到大門裏看主人家發生的熱鬧事件去了。小學生的歌調隨着也湮滅在由大門內發出的吵嚷聲裏。

白捲毛羊很喜歡，

嘩嘩咩咩往出邊。

黃花狗子……

我同那位唱歌的小學生一起走進薛梅的大車門裏面了。

二

車門裏面仍是一個空場，進出人們疏疏地在空場上豎成一排路標。沿着這排路標我們走到一個充作馬廐的院落。院落擠滿了人。人們說話的聲音連成一片。一個警察極力把嗓子提高，他以爲如此便可把他的意見宣揚出去。但他沒想到他還沒有講到三兩句，他的語調的旋律便被薛梅的破風琴的噪音給突破了。

『王巡官，你講的全辦不到，不給他一個厲害看，我們村子往後還能有安靜的日子嗎？』
『我們待遇他那麼好，你問問，這村裏誰不知道。他竟敢在這門戶裏做那樣下賤的事
情。』

薛梅的大兒子給他父親幫着腔，他手中甩着長長的帶水的皮鞭子，發出尖銳的聲響。
我從人羣中擠過去。我擠進了最裏面的一個人圈。

人圈中心是一棵棗樹，有一個強壯的年青的男子被縛在它的堅實的幹上。

那男子只穿着一條短褲，渾身滿是鞭痕，低着的頭腫得像桶一般，頭髮同血漿凝結在一起，靠近樹根的雨後的水泊，也因爲流下的血而發紅了。

人們嚷着。薛梅和巡長都大聲的向那男子斥罵着，當我走到近前時，那青年男子將他的沉重的頭顱仰起來了。他那因苦痛而扭曲了的嘴唇裏發出沉重的叫喊，似乎正要辯解什麼。

『我要娶她。我沒有旁的什麼話說。好小子們，……不要欺負一個小姑娘。要打……打死……我……』

但沒有等他把這一句完結，薛梅的大兒子就衝過去了。

『好小子，我非把你這不知廉恥的嘴，給你封上不可。你娶她，闖王店裏去做你們狗男女的買賣吧。』

薛梅的大兒子一面說着，一面拿着皮鞭用力地擊打那男子的臉。那男子把臉歪過去，又扭過來，他不叫一聲。那皮鞭無情地落在他的肩上，胸上，胳膊上，他的肢體的各處，都像有毒蛇鑽出來，黑的蛇，紅的蛇，紫的蛇，一條爬上去，另一條又爬到那一條的身上，另一條又壓到那兩條的身上……每條蛇都帶着血跡。一些看熱鬧的小孩子都嚇怔了，回過頭去，抱住他們的哥哥或母親哭喊起來。

在這麼二十世紀的「拉奧空」雕像前，我不覺的也淌了一身汗，好久我才覺醒過來，我走過去站在薛家的人同那個男子的前面。我抓住薛大的臂把它拉到薛梅跟前。

『薛先生，他偷了你的什麼東西，我賠你好。你們不要這樣責打一個人，不是有巡警嗎，你們可以送到他公安局去。』

『徐先生，你不必管，他偷東西，他連人都偷去啦。』

『把什麼人偷去了？你們這樣胡胡塗塗的打死一個人算什麼事？他是幹什麼事情的？』

『薛大叔說他要拐秋榮丫頭。』

村長一面回答我，一面也來拉薛大的臂膀。

『好，等一會再說。反正這小子活不到晚上。』

薛大忿忿吼叫一聲。把鞭子向空中一揚，然後猛地一下拉回來。鞭子在空中作出「乒乓」的聲響，好像有誰在燃點了一個巨大的爆竹。圍觀的都趕緊向後閃開。

『老趙，老李……他算把你們作長工的人給丟盡啦。』

薛大說這句話時是向着站在旁邊的幾個赤着臂的農人，他們大概都是薛家的長工。他們一直是沉默着，臉上發出很不自然的表情。在院的東南隅是一排馬槽，幾匹馴順的牲口早已嚇得不敢吃草了。牆上一個神龕內是牛馬的守護神，這尊素常在民間有着極大的威靈的三頭六臂的偶像也顯得萬分狼狽，「翻天印」已從泥塑的手中掉了下來。

『到底是怎樣一回事呢？』

我等薛大向李老趙說完，我又向薛梅追問此事的究竟了。

『薛大，你還是當大家講講，讓大家都明白明白吧。』

村長也有些焦急了。

『好，諸位鄉親們聽聽，他做的應當不應當。』

薛梅說着把頭又轉向棗樹那邊。

『小雷，你沒良心的小子也好好的聽着呀。』

棗樹上的小雷沒有回響。薛梅開始講起事件的原委來了。

『小雷，他呀，可說是我一手把他養活起來的。不然他早進了鄆都城了。前六年鬧荒年的時候，他從他的老家逃出來，他穿的衣都遮不住身體，身上只是一張皮包着一個骨頭架子，拿着不知從那檢來一個破火鏢，他在我家門口可憐的向長工們乞求着換一塊玉蜀黍餅。正好我當時出來了，我看見他這付骨架子長得很像一回事，我就把他留下來。最初我每天看着他

不敢讓他吃飽。諸位鄉親，我不管他，不用說餓死他，飽也得飽死他呀！以後他漸漸地支撐起來了，才敢讓他盡量吃東西。後來我就同他講，留他在我家當長工，他長得這麼大這麼壯，你們問他，他應感誰的恩……他應當怎樣給我好好的作活計。可是他現在竟欺負我老頭子了……你們問他，同秋榮丫頭幹的什麼事？」

『我要娶她。』

一說到秋榮丫頭四字，棗樹的雷就掙扎着響起來。但掙扎是毫無結果，幾條粗笨堅韌的麻繩困着他，他像一個被禁錮起來的獅子，只能對那鋼質的柵欄，作無益之怒吼。

『不要臉的東西。你還有什麼臉講話。』

薛梅極力要把雷聲鎮壓下去。

『今天早晨不是我們人多，真要被他的結果幾條命。』

薛大又開始講述了。他說着又要衝過去打那個年青男子。這種情形惹動了另外一位看熱鬧的人，他挺然的走出來將薛大拉住，一用力竟將薛大拉了一個轉身。

『你們真要打死他嗎？』

人們都有些氣惱了，不管雙方的是非曲直，總覺得是不應當這樣去對待一個人的。當我看見了那年青的男子因為要掙脫束縛而被那堅韌的麻繩將筋肉割裂的時候，我趕緊閉上我的眼睛。

警察和村長在此時也都來給他們和解。

『薛大叔，你老人家的氣已經出了，放他去吧。送到官裏，那刑罰也不過是這樣重。』
村長說着。

『薛先生，放開他吧。此後我保證不許他再進這村子裏來。』

巡官是願意事情早些完結的。他走過去解開那青年男子的繩子。

『看衆位的面子，饒了他吧。』

憑着地主的權威薛梅發下命令來。

那個青年被解放下來，他幾乎不能站立了。巡官示意兩個警察。兩個警察走過去，他們每

人執起他一隻胳膊像押解犯人一般，把他帶去了。

三

晚上村長跑到我的住所裏來。我已被白天這件事弄得發暈，實在用不下功去了，我想知道這事情的究竟。一個人在遇到一個謎語的時候往往是必須給他解開，才覺得舒服。

「賈村長，白天薛老頭子亂嚷嚷了一大陣，我到底也沒聽清怎麼一回事，你清楚嗎？」

「薛老頭子真厲害！」

賈村長用顫抖的聲音說着。

「他們不是把小雷放了嗎，但已經把秋榮打死了。徐先生就埋在你每天經過的那條路旁邊一塊種着芝麻的田地裏。警察們碰到這樣事也沒法。今天的事情是這樣，據薛家的女傭告人們說，昨晚吃晚飯的時候薛梅會同他兩位太太商量要收秋榮丫頭作第三個太太。最初兩位太太不答應，說兒子都那麼大了，怕旁人笑話。但後來他們覺得這老頭是非要把這件作

成不可的時候，她們便答應。他再過一二年，等秋榮再長一長。真也難怪薛老頭子想秋榮，村中好些個年青人也都在想她呢。那些年青人都極力的想辦法，存錢，等着到薛老頭子出賣秋榮的時候，好買來做媳婦。徐先生，婢女在薛家也是一種產業，他們時常在荒年的時候把一些女孩子買了來，養在家裏，讓她們作種種家庭活計，等到她們長大的時候，他們便以數倍於買來的價錢將她們賣出去。這個秋榮算是長得最出色的。因為薛梅要的價錢太高，所以直到現在還沒有主兒。這丫頭長得是够漂亮。大眼睛，嘴唇像紅玉一般，一根髮辮有三四尺長，黑得像塗着漆。除去額角有一小塊疤痕，以外可說沒有一點毛病。咳，也難怪薛老頭子不願出賣。」

『那塊疤痕大概是被主婦們責打的。』

『不是。秋榮自己的撞傷，因為秋榮長得好看，所以秋榮的一切，村中的年青人們都常常談起。據說她那塊疤痕的來源是在她還沒到薛家的時候，那時候不過六七歲。薛梅老頭子把她從某縣分的一個小村落中弄了來。他帶着她往這里走。走到平漢路明月車站的時候，他便帶着她上了剛開過來的一列煤車的機關車上，薛梅也真能幹，他什麼人都認得，單說開車

的他就認得好幾個。他們幫助他轉運各種的物品，又幫助他販賣人口。結果秋榮就被這列煤車裝運來了，當她走上機關車，她就有些害怕，因為這個鄉下的女孩子是沒有見過火車的。車開行時，她也不知道應該站穩一點。在汽笛長叫聲裏，她摔倒在車裏了。一個添煤的火夫用粗黑的大手拉起她來，但她的額角已在一隻鉄鉞上碰破了。薛梅當時很害怕，直怕她有性命的危險，於是趕緊弄了一些什麼藥給她塗上。從那時起她的臉上便打上了這不幸的烙印。並且這烙印還是青的，這也不知是煤灰的緣故還是藥的原故。不過這都沒有關係，秋榮很會裝飾自己，她長大了，他把一綰頭髮剪短改梳在額上，這樣那塊疤痕是一點也看不見了。秋榮是越來越漂亮，這使薛老頭子不能忍耐……」

「不能忍耐他敢怎麼樣呢？」我好奇的催着他往下講。

「當晚不知他怎樣熬過。但在黎明時他跑到秋榮住的下房裏去了於是今天這齣武戲便開了幕。當薛梅走近秋榮住的房間的時候，他幾乎嚇呆了。他聽見那小小的房間裏有一個男子的說話的聲音，『薛老頭倘不允許，我要他全家的命。』薛梅聽出那是小雷的聲音。（就

是白天被網在棗樹上的那個年青人。他趕緊退回來，他把他的兒子們喊起來，女傭，太太也都起來了，於是薛大拿着手槍，薛梅提了一把刀，他的兒子還叫了幾個長工。當時小雷是很給他們些苦頭吃，但終於被他們擒住了，他們把他捆回馬廐裏。秋榮就交給太太同二兒子同女傭發落。小雷算落得一條命。秋榮是當天就被責打死了。他們打死她的原因，一來是覺着她不會再有人來買娶。二來還是兩位太太的主意，她們爲免去將來薛老頭子再鬧麻煩，不如借此機會除去這禍根。不過小雷不應該做下這事情，薛梅待他實在不錯。」

『一個擠牛乳的傢伙，對於牛的飼養是不該吝嗇的。』我反駁着賈村長的論調。但賈村長並不同我辯論。他仍繼續的講小雷。

『小雷的活計是在這村子裏很出名，他身體又壯，年紀又青，又靈便。村子裏的人沒有人不稱讚他。秋榮是喜歡他的，她會對薛家的女傭表示過，她要嫁小雷。但當時那女傭就對她說，『小雷連小雷的骨頭碰碎了，也換不去你啊。你知老爺要賣你多少洋錢。』小雷起初也很知自愛，他總是躲避這種嫌疑。但後來他也不老實起來了，有一次秋榮打菜園裏回來，有人就看

見小雷攔着路同她講話。你看這成什麼事體。」

『那有什麼關係，一個長工就不許結婚嗎？而且誰有權力禁止一個青年男子同一個女孩子要好。』

『你說的都是洋學生道理。但是你這洋道理在我們的村子裏是萬萬行不通的。早就有人勸過小雷，說難得他自己長得那麼好的身體。好好的做活計吧。將來練一手好農藝，什麼都不發愁。』

『其實這些都是廢話。就如同在城裏有人勸洋車夫說，「你好好的拉車吧，將來生活可以好起來，還可以練一腿好跑。」其實說這話的人是毫無心肝的，他從沒想到他這話開了多大的玩笑。一些洋車夫沒有等練好腿就累死了。下世界運動會的人，結果還只是田徑賽，訓練班的選手。』

『不管你怎麼說，我始終覺得是小雷就應當好好的守本分作長工，不應當想非分的事。情。你看他落得這樣結果還不是自己弄的。照你們洋學生自由戀愛……看看不是完了嗎？』

我們倆人的談話越走越遠。桌上的時計也聽得有些疲勞了，牠懶懶地報告着十二點鐘，夜裏的十二點，村長該回家去了。

我把他送出去。回到屋子裏來，熄了燈，當我要將窗帘拉攏在一起的時候，我的灼熱的前額在被雨侵害過的窗子前面，感到一陣清涼。

院子裏的草叢中點着螢燈。階石下有秋蟲切切私語。

四

二天早晨我起得很晚。吃過午飯才上學校去。

我在一條田野間的小徑上走着，我挾着書包，再用一把傘來替自己遮蔽住那七月的驕陽。

田野中炎熱得像一座熔爐。在牠的焙烤之中一切的秋禾都要到成熟期了。

我的身子稍爲的碰到一個穀穗的時候，那如小珍珠一般的穀粒便沙沙地掉落下來。玉

蜀黍的花鬚也很多的被我的傘沿撞落，迎風飛散。

我在這豐收的田野間跋涉着。多麼長的一條路子啊。我真不該住在距離學校有十多里的這個村子裏了。

當我走到距離那條直達學校的汽車路約一里許的地方，我看見那塊埋葬秋榮的長着芝麻的田地。在田地的一角有幾壠芝麻被掘倒了。掘起的土還帶着濕潤，沒有墳頭，更沒有碑碣，鄉間的田主們埋藏自己的罪惡是同埋藏黃金一樣的秘密。

一個少女被害死了。在她的沒有墳墓的墓地裏除那些熟透了的芝麻外，只有幾十株向日葵疏疏地站在地邊上作着這悲慘事件的見證。

走出芝麻田我已累得滿身是汗水了。我不得不攀住一棵向日葵坐了下來休息休息再繼續趕路。誰知當我把傘摺起，轉回身來的時候，我被芝麻叢中露出一件東西嚇了一跳。我一身的疲乏全不知到那里去了。我馬上蹦了起來。

那是一雙男子的腿，挺直地伸在地上，兩隻腳一直伸進另一壠芝麻叢中。起初我還以為

是誰家的長工在睡午覺。但後來那男子知道我發現了他的時候他站起來。他是小雷。

這位田間的騎士滿身都是乾結了的血漿。彷彿冷却了的火山之溶岩。啊，愛情之火會怎樣在他的胸中猛烈的噴發着呀。

現在是只餘一縷絕望的青烟，愛情已化爲灰燼了。

『你在這里作什麼？』

『我給秋榮送錢和衣服。你當我做什麼？』

他氣忿地回答着。

『我並沒有說你做什麼呀。難道我還懷疑你來偷人家的芝麻不成。』

『秋榮被打死。他們又連衣服都給剝了去。我不給她送東西誰管她。』

他彎下身去，提起放在地上的兩個紙包袱。他提着走到我跟前，彷彿要用來證明他的話。

『都像你們洋學生似的，今天同這一個好，明天又同那一位好，沒良心……』

『不過你要小心點，天這麼燥，莊稼又那麼乾……又刮風。』

我說完便拿起傘，拍一拍身上的土和黃色的向日葵花粉。又開始我的行程了。

當我懷着一種不祥的預感穿過汽車路走到校門口的時候，果然隨風吹過一些紙灰來。

——不是燒焦的穀葉的殘骸。

過一會，就隱約地聽見有人在吶喊救火了。

從城裏開到兩輛長途汽車，乘客們一下車都是說：

『好大火，好大火，薛家莊一帶的莊稼全完了！』

五月，廿八日。

繳械

當太陽隱沒在叢林的背後，原野瀰漫着暗淡的煙霧的時候，像往日一樣，那壓在稀疏的古槐底下的茅屋蹲伏着猶如瞌睡的貓兒，從污蝕的窗櫺間透進來一個黃昏。

只有這個是與往日不同的，在一月以前，住在這茅屋的那個老人走掉了。關於他有着很久的傳說。他同這個小村裏最年老的人們都熟習，遠在二十年以前他就到過這個小村裏一次，他是從關內沿着平漢鐵路的一個鄉鎮裏來的，一個小小的行李捲，擱在他的肩上，衣袋裏裝着一撮旱煙，腦袋裏流着一個蜜汁似的夢想，關東遍地都是黃金啊。黃金沒有掘着，後來就不回到這個小村裏來，還是那個小小的行李捲，衣袋裏裝着一撮旱煙，但，那個流着蜜汁似的黃金的夢想是破碎了。他住在這個茅屋裏，靠自己從原野大道上跋涉的旅人，從鴨綠江畔的腳夫，從修築鐵路的小工所剩下來的力氣養活自己，直到現在日本軍隊在關外鬧起來，散

佈着殘暴和恐怖，他想起了關內的家鄉，便收拾着走了，一個小小的行李捲，衣袋裏裝着一撮旱煙。

老人走後不久，這個小茅屋裏就喧騰了起來，到這裏來的人，都带着茫然的幻想和焦灼的關心，談論着那就要臨到頭上來的災禍。

一個月過去了，災禍却還沒有流到這個小村裏來，於是那些被攪亂了的和興奮的心漸漸安定下去了，隨着壓上來的，是暗淡而沉悶的日子。

起初，一個新的消息傳來，那些漸漸安定下去的心，就又一次被攪亂，興奮起來，但，新的消息過去了，跟着來了的不是證實那消息的事實，依然是暗淡而沉悶的日子。

每一個新的消息傳來，在這個小茅屋裏就跟着來一次新的喧騰，隨後，有錢的人都帶着錢走了，有馬或牛的人都把它們拉到遠方的較安穩的處所去了，有肥猪宰了，把肉喫了或賣掉。母親把新做成的兩件棉衣和一條被子藏在亂柴堆裏，自己穿着那破綻的開着花的棉袍，『搶吧，我什麼都沒有！』喃喃地自語着，盤了腿坐在炕上，眼睛注視着晦暗的窗櫺，日子像一

個影子，悄悄地爬着過去了。

暗淡而沉悶的日子呵。這個小村變成了一個古剎，一個埋在荒野裏的墓穴了。

新的不安的消息依舊接連不斷地傳來，這個小茅屋却不像往日一樣喧騰了。到這裏來的只有那個當了多年兵現在作了長工的老蔡，木匠姜四，新從城鎮裏幫工回來的二虎，此外還有幾個村裏的農民，我也是常到這裏來的一個。

話說得最多的是老蔡。關於日本人和作戰他都知道，他說日本兵不會挖戰溝，戰溝挖得最最好的只有中國兵。

『日本兵沒有打過仗，中國兵整天打過，』他說。

從城裏幫工回來的二虎說着義勇軍的事，說着朝鮮人的事，他瞪着眼睛，斷定日本兵不久就要打來，中國軍隊已經在敗退了。

『日本人來了就不再走麼？』農民中的三谷眼睛釘着老蔡，用着半帶哭聲的語氣發問，煙袋拿在左手裏，右手摸着腦袋。

日本飛機橫空馳來了，像一個捕捉麻雀的鷹，打了一個旋子，在離這個小村八十里的城鎮投擲了炸彈。

二虎的話沒有錯，中國軍隊在奉着長官的命令敗退，日本兵的刺刀在山坡，在叢林，在大道上，在火車站上，像繁星一樣的閃耀着了。

二虎的話沒有錯，義勇軍像蜜蜂一般的起來了，在山坡，在叢林，在大道上，在火車站上，義勇軍臥倒在融雪的泥溝裏，槍描準着日本兵，農民們——用鐵鍬和鋤頭防守自己的柴門，茅屋，籬笆和母雞……

從農村，從森林，從原野，燒起了……

滿洲着了火。

滿洲着了火，燒進了這個小小的村莊，燒着了那稀疏的古槐，燒進了那蹲伏如貓兒似的茅屋，燒進了那個當了多年兵現在作了長工的老蔡木匠，姜四，新從城裏幫工回來的二虎，燒

進了我那些農民們的心裏……

老蔡，姜四，二虎把槍找了來，手槍，步槍，火槍，鳥槍，三谷拿着看瓜地嚇刺蝟用的砲筒槍，祖傳的青龍偃月刀……

……從污蝕的窗櫺裏透進了一個黃昏……

我們聽着老蔡和二虎的命令，腳步輕輕地，屏着氣息，聚集到這個小茅屋裏來。屋地上鋪滿了乾草，坐在上面，有的側身靠在牆壁上。

我們，眼睛都望着老蔡和二虎。

『日本兵派下偵探來了。』二虎輕聲地說。

二虎的話沒有錯，日本派下偵探來了。早晨傳來的消息，中國軍隊退出了三集鎮，日本兵追過來了，日本兵的前哨已經到了黑風嶺，黑風嶺離我們這個小村莊只還有四十多里路了。

我們等待着深夜。三谷懷裏抱着他那嚇刺蝟用的砲筒槍，側着身打瞌睡。

老蔡把頭巾撕成碎塊，倒一點煤油擦着槍。

二虎站起來繫了一繫腰帶，安排着子彈。

木匠姜四進來的時候，手裏拿着一個小鋸。這是他時常在工作的時候使用的，現在沒有人再來找木匠了，他便把所有的用具都裝在一個小木箱裏，藏了起來；依着老蔡的主意，他把那小鋸條帶到這裏來。

『姜四，你把那青龍偃月刀的柄子鋸下一半去。』老蔡說。

那青龍偃月刀是老蔡偷偷地從東家的倉房裏拿出來的，據說，這是前代的武功傳下來的，現在，老蔡照着自己的經驗，認為這傢伙可以在衝鋒的時候用得着。

姜四鋸着那大刀的硬木柄，刺拉刺拉的響着。

炕角上的油燈發着顫抖的微弱的閃光。

我靠在三谷的近旁，打着瞌睡。却不知在什麼時候，沉沉的入睡了。

我感覺到有人猛烈地在我的膀上踢了一腳，接着聽到同伴們的雜亂的腳步聲，倉忙的

動作，茅屋外面，從大街上爆發了槍聲。

『日本兵打來了。』這是二虎的聲音。

槍聲密集地響了一陣，接着是一陣沉默。

又是一陣槍聲。

我們是沒有經驗過戰鬥的，老蔡的指揮這時也失掉效力了。

『在村西二道溝的土坡下集合！』我聽見老蔡的喊聲。

我們散開了。

一陣密集的槍聲，接着稀疏地響着，隨後寂靜。

一個婦人的淒慘的呼號聲，一片哭聲，一陣孩子們的驚叫，狗狂吠着，這些聲音突然攪作一團，混合着槍聲，混合着聽不懂兇橫的噁叫聲……

這個小小的，曾經悠久地生存着的，孤獨寂靜的村莊，毀滅了……一個婦人的嘶聲的哀號……我想起了母親……

我的手槍緊緊地握在手裏，但却空空地不剩一個子彈了。我沒有撞見日本兵，但却一連放了很多槍……我跑着像一匹脫掉韁繩的野性的馬一樣，一直穿進了前面的一片叢林。

從我的後面，追來了幾下槍聲。

曠野裏泛起來清冷的暗淡的黎明的白光。

在二道溝的土坡下遇見了木匠姜四，還有幾個農民。

『二虎給日本兵打死了。』農民中的一個人說。

我們沉默着，對於死亡已經不像先前那樣感到心悸了。

『老蔡呢？』我默默地向着木匠姜四問，他不知道，別的人們也不知道。

老蔡跑了來的時候，天已經大亮了，他打死了三個日本兵，而且奪過來兩隻手槍。

早晨的陽光像一柄巨大的金色掃帚，輕輕地掃着曠野，掃着坡岡，掃着沙灘和林莽，掃着我們的興奮的面孔，這些面孔曾經被悠久的單調生活塗上了一層暗淡的灰塵，於今，這灰塵

是被朝晨的陽光掃除了。

我們談論着。老蔡說，敵軍的力量很大，我們沒法能夠抵抗，於是便決定設法與別的義勇軍或正式軍隊取得聯絡。

只有三谷沉默着，一句話都沒有說。

我們從一個農民那裏，知道了在離此二十里路的五堤口駐着中國軍隊的××團本部，聽說是要退却，但如果我們走得快，還可以趕得上。

於是，我們繞着一條僻靜的小道，加快了腳步，向着五堤口進發。三谷穿上了棉靴的腳，總是被丟在後面。

我們一共十七個。

當我們走進五堤口的時候，兩個步哨用槍欄住了我們的去路，老蔡做了一個手勢，獨自去同步哨答話。

一個步哨到團本部去報告，原來團本部就在離此不遠的一個古剎裏。過了不大功夫，步哨回來了。隨後，來了八個騎馬的兵，其中有一個是團部裏的軍官。

那個軍官並不從馬上下來，眼睛注視着前面的十七個人。三谷不安地眯着眼，老蔡正想要說什麼話，軍官突然喝令道：

『把他們繳械！』

聽了這命令的隨從兵，即刻從馬上下來。

『日本兵佔了我們的村莊，我們是來投軍打日本的。』老蔡趕忙向前走了一步，向着那個軍官說。

老蔡的話竟發生了效力，隨兵們猶疑着。但那軍官却咆哮起來：

『把他們繳械，團長的命令，他們是土匪！』

老蔡還打算要聲辯，一個隨兵的馬鞭已經落在他的頭上來。其餘的隨兵們都把手槍亮了出來。

於是，我們所有的一隻手槍，破舊的步槍，鳥槍，三谷拿着的嚇刺蟻用的炮筒槍，姜四背着
的半截青龍偃月刀，都被繳了下來。

當天晚上那個團本部便遵着上邊的命令退却了，同時，用機關槍掃射了一排堅持不退
的士兵，兩排被繳械遣散了。

我們，一共十七個人，老蔡在前頭，又向着來的方向走去了。我想着我住居了十八年的小
村鎮，想着我的母親……我感覺我的渾身充滿了火一般的憤恨。

藝術的劫運

拍拉，拍拉，窗外梨樹上的梨子掉在地上；一陣冷風，葉上雨珠震落了，在那霉溼的磚地上跌成粉碎。

從床上爬起來，衣服在夜裏沒有脫，鞋底的泥濘蹬在床邊和褥單上已乾成泥疤。在胡同裏走着，狹窄的道兒滿浸着泥污；一輛汽車馳過去了。我轉彎到了馬路上。

天落着雨，炎夏的黎明的濛濛的雨。一隻麻雀穿過電線飛着，一個小姑娘提着竹籃從狹窄的胡同口裏出來；那個警察，剛剃過了鬚髥，灰白的腦皮在黃色的法國盔底下搖幌着，警棍掛在皮帶上，笨重的高裝的像死豚樣的黑皮鞋踏着泥濘的馬路；小飯館門前一個廚子掏着爐灰，那個眼上有疤痕的學徒拿棹布揩着傢伙；在當舖的關着的鐵柵欄外面，睡着一個跛脚的像個瀟茄子似的老乞婦。

昨天夜裏，整整一夜失眠——這是一個蔓延着瘟疫和急性黑死病的夜。我從床上翻身爬下來，一隻手在潮溼的地上摸着拖鞋。坐在椅子上，把燈光弄得大了一些，兩手捧着頭，我的頭爲什麼沉重得像千鈞石呢？

三天以前，我從那條曲折的狹巷裏走出來，街上滾着灰塵，經過那家污穢的舊書店的時侯，那個矮胖的老板正爬在桌子上整理着一堆破得稀爛的線裝書，一個學徒坐在凳子上打瞌睡。我的心裏激起了一種憎惡，前幾天我拿了一部罪與罰到這個舊書店來，那個矮胖的老板最後只肯出六角錢，我想再同他商議一下，他的眼睛已經轉向別處了。

從這個舊書店走過去，我想最好能找到一個不打算在我的兩本舊書上發財的舊書買；我手裏的兩本書其實並不舊，我想能賣上八角錢就好了，沒有使我失望，八角錢到了我的手裏了。

現在，我是一個八角錢的財產所有者；從擁擠的人羣中穿過，沿着馬路的旁道向着一家餅乾店走去。

我要買一些餅乾嗎？這是很合適的，雖然這只是孩子和消化不良的紳士們的點心，但我現在不是要拿去給孩子或任何一個紳士。最近我接到他從獄裏寄出來的信，他說，兩年半的黑暗的潮溼的囚犯生活，使他的胃變弱了，正像他的皮膚一樣，一天天褪成枯萎的蠟蝕的了。他還說，他的頭髮自從進到獄裏來只剪過兩次，像蒿草一樣糾結在涸血的腦皮上，只消用手一摸，就會一叢一叢的脫落下來……

我走進餅乾店去，那個繫着寬腰帶的店員好像並沒有注意到我，嘴裏喊着那句永遠喊不完的話：

『你要什麼？』

『餅乾。』

『這，兩角五一磅，這，兩角，這——就是這兩種。』

『糖？』

『蘇打，蔻蔻糖，咖啡，巧格力……』

「哦，這是什麼？」

「先生，那是蜂糕！」

先生，那是蜂糕！這是一句有刺的話；他的眼睛轉過去瞧馬路，中原公司的騎毛驢的廣告正在走過去。

「糖！」

「什麼糖？」

「這種和這種，兩樣……」

「兩樣，要幾斤？」

「這蛋糕……」

「那是蛋糕！」

我從那餅乾店出來的時候，還剩五分錢零一個銅板在我的衣袋裏。

我提着這些東西轉進一個胡同去。當我看到那個「衙門」時，我的腦袋裏激起了雜亂

的印象，這些印象連繫着許多過去的事情和人。咳！難道他不是一個無辜的人嗎？——他，我的朋友，兩年半前是一個學木刻的青年；他有凸出的顴骨，那上面總是像新刷過一層油似的光潤，他的深黑的眉常常緊鎖在一起，充溢着沉默和抑鬱的氣分。他的嘴唇是不輕易啓開的，就是在笑的時候，也多是在他那濃重的眉上顯露出來。

那個下午，無力的陽光爬着窗櫺，我在關着的風門上敲了一下。

——呵，誰進來。

我進去了。他正坐在桌旁，用一枝紅色鉛筆在一塊紙上描畫着什麼。他看見我進來，只在眉上笑了一笑，仍然繼續着他的工作。

他正在描畫一幅木刻的草稿，畫面是剛剛過去的九一八以後的一次受苦的人民反抗侵略者的情景：無邊的原野上進行着反抗的羣衆，一個英勇的碩壯青年擎着一面巨大的旗子，這大概是他要表現出來的主題，因為我看他在那個地方接連着用力地塗改了好幾次。他的木刻完成了，那天，當黑夜撲來的時候，我獨自行過寂靜的嚴肅的馬路，到他那裏。

——你來正好，昨天琦來過，要拿這木刻刊在 *The Last Night* 上面，你說怎樣？

——我好久沒見着琦，她怎麼知道你的木刻？

——她爲要木刻到我這裏來的，碰巧我的木刻缺幾刀就要完成。

——好，我帶給她吧。

我把那木刻用報紙捲好，就離開了他那裏。

那木刻出來以後，*Last Night* 相繼幾種雜誌的停刊，也就不能再出版了。正像那些別的事情，這個天折漸漸在大家的記憶裏模糊了。

一天晚上，我從外邊回來，發現屋地上有一個紙條：

——你不要再到吳那裏去，詳情容面談，今晚九點半在家等我。

這個紙條是琦留的；抬頭瞧一瞧風門，一個窗櫺上的紙已經給撕裂了，紙條是從這裂口裏塞進來的。

九點一刻剛過去，琦就來了。她的腋下來着一個厚的報紙包。

——這是 *Last Night*，我送你的那一期還有嗎？找出來我一齊帶走。

——什麼事情？

她沒有回答我的問話，已經自己走到牀邊的一個網籃那裏，把一本 *Last Night* 包在她剛纔帶來的那個報紙包裏。

——我要把這些東西存到一個朋友的地方去；吳被捕了。

——吳爲了 *Last Night* 麼？

——當然同這刊物有關係；他的木刻……

兩年半過去了；當他從獄裏發出最初一封信來的時候，他說，他已經受到了各種的威嚇，但他所能招供的只是『那木刻是我做的』；他的第二封信又發出來，他說，他的一隻胳膊被扭折了，但他的招供仍然只是『那木刻是我做的』；而且，他希望他能恢復自由；不久他的第三封信又從那黑暗的潮溼的牢間裏發出來了，他說，他認識了很多新的朋友，他明白了他的一幀木刻所構成的罪狀，他的打算恢復自由的希望已經破滅了，他要我給他送點錢和衣物。

去……

兩年半已經過去了；在同一的地方同一的時候，我來過多少次？最近一次見到吳還是在一個月以前，因為一個月之內只有兩次接見的機會，那一次總是被珩佔了去。在我們的計劃裏，本來是每隔半月接見他一次，但在上個月我剛看過他不幾天，爲了送一些衣服給他，珩便不得不在五天後又接見他一次。

我站住了，把手裏的東西交給一個警察檢查過，再往裏走，我說明了要接見，那些東西又經過了看守一次的檢驗。

——七十八號，吳，接見。

那個癩鼻子的看守嘶聲地叫了一聲。

我現在站在一個筒形的屋子裏，在黑暗裏勉強可以分辨出兩邊的牆壁，從那低矮的屋頂滲下來一股腐蝕的氣味，潮溼的地下像一個泉口噴着冷氣，那個癩鼻子的看守站在我的旁邊，他的眼睛瞧着我的臉又瞧瞧我手裏的東西。

我的眼睛漸漸適於黑暗了，兩邊的牆壁已經能夠看得清楚，那個看守正在一隻手扶着牆，那一隻手的中指敲着通到獄裏去的門。

門那邊一個人的腳步聲，這聲是熟習了的，接着，那嘩啦嘩啦的聲漸漸逼近了，這聲音是熟習了的，接着，門在動了，一個方形的窟窿現在門上了，一片稀薄的灰光撲過來了。

——三分鐘。

門裏獄卒的聲音。

三分鐘，三分鐘，三分鐘，……

突然，那撲過來的一片稀薄的灰光遮斷了，一個慘白的亂髮蓬蓬的臉孔斜側着閃出來。

——吳！

——喲，你……

他的聲音是那樣的微弱。

——這是餅干。

一隻污穢的瘦削的顫抖的手伸過來，他的消散的眉間浮上了一層微弱的笑紋。

——餅干，喫了要喝水的。

——這是糖。

——哦，這是……

——這是一件上衣。

——一件上衣，珩，她好？

——好。

——三分鐘。

——門裏的獄卒叫了一聲。

——錢，五分零一個銅板。

——哦，錢……

那一只污穢的瘦削的顫抖的手又伸過來一次。他的陷下去的眼睛看着我，一陣沉默。

——到了。

門裏的獄卒一只手拍了一下吳的肩膀；他向我點了點頭，他的身子轉去了，又擺一擺，鏗在他的脚下嘩啦啦地響起來，一只殘廢了的胳膊，一片稀薄的灰光一閃，那個方形的窟窿不見了。

一陣黑暗沉重地壓在我的心上。

滅亡

——讀柏克曼獄中記雜詩——

我睡了。

一付巨大的銹鏢

把我鎖入無涯的

險惡的夢境中了。

『於是我漸漸地看見

那溫柔悽切的流年

那酸苦的流年

輪流地投擲着暗影
穿掠過我的身邊。」⑤

我如一隻擱淺的孤舟
襤褸的囚衣

像低垂的帆片

懸掛於焦急的船頭。

我的勇氣，

我的青春，

我的一顆堅強的心靈，

這一切，這一切啊，

● 白郎寧夫人的詩句

將隨着鐵窗櫺上

那一抹絢爛的夕陽

慢慢地西沉，

沉落於這古老世界裏的
卑污的海中。

一塊海上的岩石

是上古的火山的殘曼。

「天爺曾按排好了鐵釘，

幾把鐵鎖，

一柄鐵鏈，

囚住了這個暴跳的
活躍的飛雷。』●

是誰役用着

法律，衙門，辯護師，

一切戴着勳章的騙子；

還有逍遙自在的強盜，

自由出入的竊賊

以及看守，保衛

與監視這座地獄的

武裝的兵隊。

● 雨果的詩句。

我聽見到刀磨擦的聲音，

我聽見萬衆悽慘的

逆耳的囑叫與

個人痛苦的歌吟。

一隻無情的魔手

要來關閉一個

被虐待的預言者的眼睛。

啊，這是多麼可怕的滅亡，

這是多麼孤寂的滅亡。

這是多麼譏嘲的

而又練達的滅亡。

在這恐怖的洪爐裏

死神從容地

用它的魔力

熬鍊着毒漿。

在那鉄窗外面的

秋日的晴空之下

一片黑色的少女的首帕

隨着秋日的

西風飄蕩。

我是漸漸地
挨近了墓地。

訣別了。

我的一切永久的伙伴。

我的親愛戰友！

我的寶劍！

十一月十五日夜深。

火燒的城

你神明之子，請快走。

從燒燬特羅亞的火焰中逃開。

敵人已經佔據了我們的城，

特羅亞已從崇高的山頂

沉落下來了。

——魏琪爾：伊泥易德——

如正在睡眠的伊尼阿士將軍，

那被希臘人殺死的特羅亞王子

又在我們的惡夢中降臨。

我諦聽着全城淒厲的嚎哭之聲，

戰兢兢地像辛勤的農夫

震驚於六月間的洪水——

它掃蕩着含笑的麥田，

忠順的牲口，寂靜的茅舍

以及茂密而悵鬱的森林。

代替了百花繡帶，

那冰冷的鉄練要束縛我們的腰身。

那輝耀於晴空之下的金色樓閣，

將爲火焰的紅齒所嚼

傾頹化爲灰燼。

在我們曲折的海岸，
開來了無數的戰船。

牠們將我們的城認作
美好，寬闊，流乳與蜜之樂園，

一些冒牌的先知指引着

說：『看哪，那座古老的城卽是迦南。
於是戰車開始在我們的郊野馳驅，
那指向着我們的砲口，
都從容地脫去砲衣。

於是我們被解除了武裝。

我們居室的門戶

此後也須永遠敞開着

一如我們的心房。

但我們却不曾離開我們的城。

我們正在青春，我們胆敢

坦然地審視那閃爍

在我們頭頂的燦燦的刀鋒。

是誰被拋棄於腐朽，熟睡

如沉臥於發賣毒液的酒家

在那里享受着夢境無涯？

歡樂的甜蜜，吻的溫柔誰不期待。

但那帶着枷鎖的苦痛的手指

將推你醒來……

失落的詩篇

我且盡情地歌唱吧。

在這搖搖欲倒的

冬日的茅舍窗前，

如一隻躲在壁火旁的蟋蟀，

淒切地背誦着夏日的

失落的詩篇。

有人動手撕破

中華民國，這一部

古老的聖經。宮室，
田野，人畜，衆神
以及蔚藍的天空裏的
巨萬星辰……
這一切皆瀕毀滅。

毀滅了！

『一場小說上的
封建的英雄的
奢靡的時代
要掩埋在無人翻讀的
古卷的紙灰中了。』

你看，那座被巨斧

斬殺的茂密的森林。

在那沙沙地鳴叫着的

松柏的足根，曾有

清冽的水井滿披著苔青。

每當東風用牠柔柔地耳語

將美麗的花朵喚開，

那帶著嬌羞的汲水的少女

便愉快地如一羣小鳥兒飛來。

飛來呀，我的小鳥，

可愛的女郎！

每夜我們都作着可怕的夢。

什麼銳利的武器

刺穿了我們的心胸。

血液全從心頭流下，

一滴一滴都變作紅花。

在那滿披着雪花的湖濱，

曾有多少陣螞蟻在行軍。

夏天裏，牠們穿着各色的鎧甲；

一起沿着鳳尾艸的艸節攀升，

去看那穿掠着晴空的

白鴿隊伍，去聽那
激越的雲雀歌聲。

現在，讓我們張開自己的口腔吧。
唱出激越的歌聲，

唱出深沉的，恣肆的歌聲。

如將輝耀的月光

洒滿了廣大的天空。

如六月間的洪水

將飢餓的山谷浸淫。

四月，那過去的

是多麼溫柔的日子啊。

從僵死的土地上

滋生出鬱金香。

春雷震動

一切僵死的艸根。

同着一陣春雨

我們曾經站立

在一個花園的走廊裏……

好友，那盤據在突怒的岩山上的

是什麼樹的根？

那從嵯峨的山峯伸出去的

是什麼樹的枝？

每一顆顫抖於枝頭的
鮮明的露珠

都包蘊着無限的愁苦。

多少個炎熱的夏

多少個涼爽的秋

都悄悄逝去。

無邊的風雪

又作成大地的屍衣。

白色的平原毗連着

白色的平原。

十月，十一月……

太久了，這無盡頭的冬天。
這殘酷的冬天。

是誰家的大纛，
被拖下高聳的桅竿。

喇叭都凝了冰，
戰鼓上掛着霜花啞然無聲。

我們終日裏
如坐于冷寂的，
陰暗的牢獄之中，
我們希冀着一陣撲向嚴寒的

猛烈的東風。

一柄凜然放光的

復仇的利刃。

在怯懦的廢墟之上

站立起雷神似的

自由的歌王。

琴

我們曾在巴比倫的河邊坐下。

一想起錫安就哭了。

我們把琴掛在那邊的柳樹上。

因為在那里，剝掠我們的

要我們歌唱……

——詩篇第一百三十篇——

春天到了。

隔着雙重的窗子，

我聽見一陣鳥叫。

實在的。我躺在床上便聽見了。

我把一條厚重的毯子扔在地板上。

懶骨頭，起來吧。

打開你的窗子

看看外面春色吧。

但是，我却讚頌那突然地

向三月襲來的西北風。

它踐踏着草原上

一朵朵嫩黃色的小草花。

它湮滅了這春天燃點起來的

無數粒嫩黃的，純金的小火。

它將渤海邊沿上的港口封蔽。●

使那些遠涉重洋希圖利益的異邦人

不能沿着海河迅速的

走進我們這天津。

「咳，異邦人。他們能一齊

回到他們的家鄉倒是頂好的。

與其盡情任性的來找那呆笨的金錢，

倒不如把心思專用在家政上

● 那幾天因為括西北風，氣候嚴寒，許多輪都被凍困大沽口外。

或土地的耕耘上……」●

那樣，我想一定比較的好得多。好得多。

你看，我們把琴掛在柳樹上了。

我們決不再唱一句歌了。

在今年春天的柳林裏，

雖仍然徘徊着結網的蜘蛛；

雖仍有勤奮的紅螞蟻。

● 見霸羅亞納，本來是黑人對白種人說的話。

在搬運泥土。

繞着春天的太陽

雖仍有愉快的燕子飛翔；

但是，我們却不能再唱一句歌。

劫掠者看了

焚燒南市的大火災。●

已經够得上開心，

百數十具難民的骸骨

曝剝於風中。

慈善家軋軋的長笑急迴於空際。

● 天津南市的鹽廠一晚突起大火，燒死百數十人。

無限的火災啊。

太陽都昏暗了。

晚上倒比白天更亮了。

那麼，爲什麼又有人慫恿着

天津的居民舉辦「皇會」呢？●

在這樣美好的天氣裏，

在這樣繁華豐饒的地帶，

來表演那像在非洲所舉行的

● 皇會就是全市人民擁一尊叫做什麼娘娘的神像遊行，並舉行各種游藝。好多年前就廢除了。
但今年又要舉辦。

土人們的「喀享扎」節。

每人都塗個花臉，

兩足踏在兩棵木椿上●

和着鞦韆的「林卡」一般的鼓聲，●

做着各種危險的舞蹈。

走過河北走過河東……

做下去。做下去。

接接連連的做一個

出色的奴隸。

● 就是高蹺戲。

● 林卡是非洲土人打節鼓。

只惜不是黑色！

你且聽取關於

非洲的黑色人的論調吧。

孟德斯鳩曾以一種冷嘲的口吻，
夾着滿腔的憤慨與不平，

他在一頁紙上寫道：『他們

從腳到頭都是黑的。

他們的鼻子扁塌，

扁塌得幾乎不能抱怨一聲。』●

然而他沒想到現在的

吉吉加人民是開始戰爭了。

戰爭了。伊密爾葛雷羅●

又該縲着眉頭並且神經錯亂的
摩擦他灰白色的前額。

天空這樣安靜！

天空這樣安靜！

● 孟德斯鳩的話。顧都亞納的敘中也引着。

● 伊密爾葛雷羅是安特列夫的劇本比利特悲哀中的人物。他是一個著作家。

但是佛郎西斯你看啊。●

我們也將粉碎我們和平的古琴。

● 佛郎西斯也是比利的悲哀中的人物。他是一個園丁已七十歲了。並且耳朵是聾的。

後記

吳午的集子我見到的這是第二部了。八·一三以後我就沒有得過他的音信。從朋友那裏也探問不到他的消息。我惦記着他。

這集子本來應該在另一家書店出版，但八·一三使那書店停頓了。過後牠的原稿就落到了我的手裏，而且在那黑色的書櫥中度過了一年半的寂寞的時光。我不忍任作者的心血這樣腐爛下去，便拿出來編在文季叢書裏交給書店付印了。原稿全是將雜誌報章上發表的文章剪貼的，難免有一些誤植的字，我無法就正於作者，便斗胆依照自己的意思改了。原書的目次中本有「後記」一篇，但未見原稿，不知是否已爲另一書店遺失，我們一時無法查明，只好讓牠缺着。現在由我來另寫數行。

版權
不准
翻印
所有

文季叢書之五

雨夕

中華民國廿八年七月

初版

著者

畢
楚
午

編輯者

文季社

發行人

吳文林

發行所

文化生活出版社

上海山西路慈豐里

定價國幣二角五分

82
605028

